从档案材料看乾隆年间太监的出逃

罗 崇 良

乾隆一朝，宫中有太监近三千名，其中，总管太监、首领太监一类的上层太监约三百余人，其余皆为从事“洒扫使令之役”的一般太监，他们遭受帝王后妃和大太监的残酷压迫，纷纷外逃。对此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奏销档中有大量材料记载，本文拟根据这些档案对太监的逃亡活动及原因作简要介绍。

一、非人的生活

乾隆朝的一般太监大都来自河北，出身贫寒，因生活所迫，净身入宫。他们原希望通过这条道路谋个一官半职，使父母弟兄得以摆脱贫穷的命运，但幻想随着皇宫大门的打开而破灭。

这些太监被分派到宫、殿、亭、阁、门、房、园等处服侍帝后皇子公主，洒扫庭院，运送柴炭，修造器具，灌溉花木，扛抬御轿，掩埋胎衣，启闭宫门，不仅差役繁重，而且法纲森严，动辄得咎，惨遭鞭挞。比如，养牲处太监刘顺、王福金，因喂貂鼠时一只貂鼠跑掉，便被“夹讯”，各枷号四十日，鞭一百，还要赔偿貂鼠。①在盘山行宫喂鹿的太监张进朝、卢近凤，因小鹿与大鹿争食被顶死，受到重惩，乾隆帝亲自下谕：“罚至吴甸铡草一年，期满交给总管太监分拨外围当差。”②

太监当差时遗失官物，同样要受到严厉的处罚。乾隆三十四年六月，泰陵隆恩殿遗失佛像一尊、珠旗半载和几件黄瓷单，太监三十余人受处罚。其中“专管担扫佛堂”的周进朝以盗窃论，与其兄嫂全家四口罪拟处斩，施以极刑。又如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三日，静宜园迈青阁楼上丢失碎玻璃夹堂窗三块，“各处搜寻无踪迹”，便将这日“坐更”太监李义等五人“审理治罪。”③太监不小心失火，亦要遭受重罚。圆明园太监王应龙，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在观音庙上香，由于整日疲劳，一时不注意，致使庙内香桌燃烧。王见到火烟，急忙扑灭，“并未烧坏其它东西”，本来可无事了结，却受重惩，“发往打牲乌拉当苦差。”④尚未懂事的孩子因此也免不了残酷的处治。在绵德阿哥（高宗之孙，乾隆十五年袭封定亲王）家当差的十四岁太监杨进苦、十三岁太监于进忠，烧地炕时由于未见“砖面有缝，火烟从缝中冒出”，将隔断木板熏煳了两块。这两个孩子便各“重责四十板，以示惩戒”。⑤

有的太监因含冤赴告，说话声音大了一点，就犯了律例。敬事房太监贾成，忙于出差役，未告诉首领，被首领太监调剌讥笑，贾成气不过，回了一句，就被首领说是“顶嘴”，立即责打。贾成去见总管申诉不平，赶至遵义门，“就嚷了几句”，“致皇上听见话音”，竟被加重处治，由按例杖一百，改为“重责四十板，发往吴甸铡草一年，期满交总管太监分拨外围当差。”⑥

这些下层太监，不仅政治上遭受残酷压迫，人身受到严格控制，经济上也是衣食不周，欠债累累，苦不堪言。他们大多数仅“食二两钱粮”，一些逃走太监被获受罚后，还减为一两。这样微薄的月粮，还要被总管、首领太监克扣，或勒令“孝敬”，所剩无几，连养活自

已都很困难，一遇家中天灾人祸，就得借债。比如，营造司太监史玉，年三十二岁，“因素有吐血残疾”，承担不了祭神房的差役，“央求更换一个清闲地方”。总管将他换在营造司当差，“盘费少”差役更苦。乾隆二十七年，母亲病故，钱粮不够，借了几两银子，发送母亲花费了，“一时窘迫，无钱使用”，想找旧管主李玉想法，不料反被李玉告诉总管，“将史玉发往打牲乌拉充当苦差。”⑦一些太监实在活不下去了，冒险偷窃官物，典当银两，以救燃眉之急，因此而遭受残酷鞭打，以至丧命。

有的太监，因为无钱帮助解决老人的生活困难，而被迫自杀。清茶房太监李朝用的父母，由于揭不开锅，将儿子回家时穿的皮袍褂、绵袍“当钱使用了”。李朝用从家回到当差处，要向师傅田德明“借会中银子五两”，维持父母生活，被田拒绝。李为此整日精神不振，当差时，提着两壶面汤进养心殿，“撞在盒子上”，响声被总管听见了。随后，李向总管说：“当不了茶房的差使”，要求更换。总管叫李写更换差使“档子”，并威胁他说：“如写不好，即要责打”。李朝用十分害怕，非常难受，走投无路，于乾隆十二年十月十八日，“自行刎颈身死。”这本来已经够惨了，可是死了也脱不了手，事后，照律例，将李朝用定罪为：“胆敢在紫城内持金刃自伤轻生自尽，殊属貌法之至，若不从重治罪，无足以儆凶顽”，便将他的父亲李保实和母亲郭氏，发往打牲乌拉充当苦差。⑧静宜园太监赵世贵，亦因家中老人生活困难，无法谋生，于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，“自缢身死。”⑨

有些太监惨遭蹂躏，起而“放火烧毁官物”，进行反抗，结果遭到严酷镇压。圆明园太监李连栋，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二日，“放火偷窃”陈设器物，被立即“正法示众。”其父李仁德、母亲李氏、弟黑子儿、三儿、老儿五名口，“皆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。”⑩圆明园太监赵进禄，因忿恨不满，于乾隆二十八年六月，“放火烧果房后值房内的箬帚及木板，”被重责八十板后圈禁。赵进禄更加愤怒，“遮锁跳墙逃走”，不幸被获，“押赴德胜门重加杖责正法。”⑪

二、太监的逃亡

残酷的压迫，非人的境遇，逼得许多太监无法生存，纷纷冒险潜逃出宫。

促使太监逃走的直接原因，各不相同，有的是由于欠债难还而逃。打扫处太监郝连，四十九岁，在宫中苦熬三十余年，仍无积蓄最后终“因欠人私债，不能清还”，告假出宫借钱，没有借着，便逃走在外。⑫圆明园太监魏启发，年五十一岁，二十三岁投进，也“因素日欠人帐目，无钱偿还”，于乾隆四十四年十月，告假出宫逃亡。⑬有的太监因为差役太苦、打骂众多，实在忍受不了，便寻找各种机会，逃出宫去。蓬岛瑶台太监张玉，二十一岁投进，拨给圆明园春雨轩当差，“因本处首领不时责打”，于二十六年五月逃走。随后恐怕拿获治罪，自行投回，拨在蓬岛瑶台当差。“又因差使苦”，于二十七年正月，“借告假剃头”之机逃走。⑭中和乐太监萧进忠、孟义德、陈进�，皆因“首领李安泰管教严，受苦不过，恐怕责打，”三人于乾隆五十一年十月，“一齐逃走。”⑮弘德殿太监张进�、王进绿，在殿上打扫地面，头目太监贺万年“嗔二人作的不好，满口混骂，”二人向贺反驳后，“又被贺乱打”。二人“心中甚是气忿”，遂于乾隆四十四年二月同时逃走。⑯有的太监日夜想念父母，听说老人病重，想告假探亲，又怕不准，而自行逃出。内右门太监王祥，任邱县民，五十四岁，二十二岁开始当差，“因想念母亲刘氏年老在屯居住，数十年未见面，随起意要去看母亲，又恐告假不准，”便于乾隆五十年九月，“一时乘空”，逃回本家。仅住几

日，母亲病故，刚将母亲埋葬，即被获。⑰清漪园太监倪进岂，东安县民，二十岁投在公永珊家，后由公府送进宫内，拨在清漪园当差。乾隆五十一年十月，听同乡民人张二说："父亲倪成在家患病。"他"闻此信，想回去看望，又不敢告假，"一时起急，逃回本家。⑱有的太监因误了差使及假期，怕责打，被迫逃走。打扫处太监王进朝，"向首领太监告假出城买鞋，被大雨截住，未赶进宫门"，"误了假期，恐怕责打，"逃走在外躲藏。⑲东陵太监王俗，保定府民，四十七岁，二十五岁投在庄亲王门上当差，后被拨出为民，过了三年，"不能度日"，又投进宫内，拨在帘子库、营选司、东陵等处当差。"因误了打扫殿宇的差使，怕首领责打"，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十四日逃上京来，想进城找人借盘费再逃走，不料被获。⑳

有些太监，一逃、二逃、三逃，多次逃走。御书房太监朱祥，乾隆十三年七月进宫，拨在熟火处当差，因"差役苦"，于十七年十二月逃走，被获受罚后，拨在万善殿、纾春园、御书房等处当差，"食一两钱粮，圈禁十年，不许出门"。朱祥无法忍受，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再次逃走。㉑掌仪司太监王成，八岁投进，拨在打扫处、御膳房等处当差，乾隆四十五年九月间，"因受挫磨"，初次逃走被获，受处罚后，拨在掌仪司当差。"又因差使苦"，于四十七年九月间，二次逃走被获，发往黑龙江给索伦为奴，四十八年十一月"蒙恩赦回"，拨在热河、清漪园等处当差。他因"首领太监管束严，恐怕责打，"于五十年六月五日，告假出来关钱粮，乘空逃往原籍躲避，途中被获。㉒象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。不少出逃太监在被抓获，押解关守期间，仍想法设法挣脱锁链，继续逃走。乾隆二十五年六月，被发往黑龙江给索伦为奴的太监马进朝，当被解至三河县夏店地方时，"捏称腹痛，难行蹲地，随用所带的褥套将解兵殴倒逃走"，不久被获，从重处罚："永远枷号，发给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"。㉓太监尹进忠，因过被惩至吴甸，"日间令其进圈铡草，晚间圈地，交与披甲人等看守"。尹进忠十分愤恨，于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十九日潜行逃走。㉔

三、太监逃后的悲惨结局

逃出宫外的太监，虽然暂时摆脱了皇室的奴役，但他们并未找到新的出路，随时都有可能被官员拿获，严加惩治，只好行乞，佣工、四处漂流，最后，大多数仍然沦入统治者布设下的天罗地网，结局十分悲惨。比如，圆明园方壶境太监马忠、勾朝凤逃出后，隐瞒太监身份，改名换姓，冒称弟兄，走到东直门外仁和店，向店主谎说："是兄弟俩，典身在旗下，如今无钱偿还主子"，逃出来的，"再三央求店户胥文宗寻个安身去处。"店户告诉了常在该店住宿的壮丁黄芝印，说明二人来历后。黄愿帮忙说："安身的去处有，哪里有身价呢"？二人谒求连声回答："不要身价，情愿跟去"。黄带着二人屡经周折，混过了重重关卡，到了口外鞍匠屯，马忠改名王成，在庄头刘万仓家佣工，勾朝凤改名王德，在刘万仓名下壮丁刘文住家当佣工。但是，他俩也未能逃脱网罗，两年以后，仍被官兵查获，发往黑龙江给索伦为奴。㉕

上乘轿太监王进朝，于乾隆十二年二月逃出宫后，先至本家，"不意母亲病故"，无处安生，"族叔祖家又甚贫寒"，亦不能居住生活。他只好四处漂泊，"讨吃"到盛京，在南茶子河地方，谎说不是逃走太监，雇与民人张如贵家放猪二年。王进朝怕住久了泄漏风声，过了一些时候，即"又挑担卖杂货生理"，混了几年。乾隆二十四年，他前往盖州白云庄地方，雇与民人田世章"开粉房"，三十年二月，又与民人王怀奇在熊岳包家马头地方，"开

设纸马铺生理”，七月二十九日被官兵查获，发往吴甸铡草二年，期满交进，分拨外围当差。㉖

圆明园勤政殿太监郑兴，乾隆四十四年四月，“因随围到热河，误了坐更差役，怕首领责打”，逃出在外，躲了三日。他“怕被拿获治罪，仍投回，”被拨给总管处看守行宫，后又派在勤政殿当差。不久，他“因告假买米，天晚未赶进宫门，怕责打”，逃回本家。向兄长谎说，“是放出为民了”。郑兴在兄家住了几月，怕官兵追捕，便换地方。“又无盘费”，沿途乞食，“讨吃流落”至天津地方，“拉纤谋生”。住些日子，又得换地方，“便流落”到京外八里桥，找亲戚“欲借盘费”，没有借着，仍回到天津“卖食物为生”。过了一些时候，又到了朝阳门外，“日间给人佣工，夜宿狄房。”后被获发往吴甸铡草三年，“期满交进，分拨外围当差”。㉗许多出逃的太监找不到安身之处，又怕官兵追捕，走投无路而含恨自尽。

尽管清政府四处搜寻，缉拿逃走太监，获后从重惩治，但是下层太监仍然力图挣脱锁链，想尽各种方法，潜逃出宫。清宫太监的悲惨遭遇及其出逃，反映了清朝皇室内部的阶级对立和矛盾的一个侧面。探讨这个问题，无疑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清代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，有助于认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吃人的太监制度。

---

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：《奏销档》262号，页0117。
②《同上》270号，页196。
③《同上》239号，页060。
④《同上》234号，页243。
⑤《同上》277号，页0145。
⑥《同上》351号，页0008。
⑦《同上》268号，页0103。
⑧《同上》243号，页069。
⑨《同上》239号，页0205。
⑩《同上》234号，页097。
⑪《同上》264号，页088。
⑫《同上》393号，页0088。
⑬《同上》357号，页004。
⑭《同上》255号，页086。
⑮《同上》398号，页195。
⑯《同上》356号，页022。
⑰《同上》397号，页056。
⑱《同上》399号，页0094。
⑲《同上》265号，页0217。
⑳《同上》392号，页274。
㉑《同上》228号，页221。
㉒《同上》391号，页0125。
㉓《同上》256号，页0219。
㉔《同上》239号，页0113。
㉕《同上》262号，页0097。
㉖《同上》277号，
㉗《同上》356号，页144。